

我把我的故事，講給大家聽聽。

我親近方東美先生，六十六年前，他是台灣大學哲學系的系主任，我們是慕名寫了一封信、寄了一篇文章給他看，目的是希望到學校旁聽他的課程。一個星期後我收到一封信，方老師回我一封信，約我到家裡見面。我們是同鄉，但不認識。告訴我：現代的學校（六十六年前的學校，台灣大學），先生不像先生，學生不像學生，你要到學校去旁聽，你會大失所望。我聽了這幾句話，老師完全拒絕了，這個指望就沒有了。所以當時，我知道我們的表情很難看，很難過。沉默了大概有六七分鐘，老師說：真想學，到我家裡來好了。這是作夢也沒想到的。跟我約定，從下個星期天起，每個星期天上午九點半到十一點半，這兩個小時給我。

給我講了一部《哲學概論》，最後一個單元講佛經哲學，我們從來沒聽說過。我向老師請教，我說佛教是宗教，宗教就是迷信，尤其佛教是多神教，多神教在宗教裡面被看作是低級的宗教，高級的宗教只有一個真神，佛教是什麼都拜，進到寺廟裡頭，哪間房子裡都供佛像，低級宗教，我說它怎麼會有哲學？我懷疑。方老師告訴我，他說你還年輕，你不知道，「釋迦牟尼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哲學家，大乘佛經是世界哲學的最高峰」，告訴我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這句話很重要。我從這個地方就認識了佛教，知道我們過去，包括社會上許許多多人，對佛教產生的誤會很深，沒有人出來辯別。我們聽了之後，曉得有這麼回事情。尤其是老師介紹的，「學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」，這句話很中聽。我們求學的目的，就是希望這一生能夠快樂幸福，不至於走向迷途。接引我入佛門的是

方老師。

在這個課程結束之後，不到兩個月，我認識了章嘉大師，這是個專門學佛的，而且真修行人。我認識一個蒙古親王，他替我介紹的。所以章嘉大師對我也非常愛護，也是每個星期給我一個小時，指導我讀哪些書，經典，有疑問向他請教。非常難得，大概跟他學經，漢族的可能只是我一個人，藏族的我知道有幾個，漢族的好像沒有，我這個學佛的基礎是他奠定的。

章嘉大師教人，心浮氣躁的他不教。所以，我們跟他在一起，通常見面，坐下來之後，至少有十五分鐘、二十分鐘沉默，像入定一樣，一定心浮氣躁的習氣完全降伏住他才開口。我第一天跟他見面，第一句話向他請教，我說我聽了方老師的課程，知道佛法是高等哲學，我是很想學習，不知道從哪裡入門，請教老和尚。章嘉大師看著我，我也看著他，我們年輕人心浮氣躁，但那個時候不知道，心浮氣躁自己不曉得，看了半個鐘點都不說話，就這麼一個問題，他一定等到我心浮氣躁完全降伏了才說話。半個鐘點之後，說一個字，「有」。有，我們的精神又提起來了，念頭又亂了。這次又停了，大概停了十分鐘，時間短一點了，告訴我六個字，「看得破，放得下」。看破、放下，我們似懂非懂，看破什麼？放下什麼？他不講，他要保留，告訴我，我今天跟你講六個字，你好好的去做六年，你就知道了。

頭一次見面，大概兩個小時的樣子。所以看破、放下入門！到我們回想起來，中國四書《大學》裡頭，一開端《大學》的八目，格物致知就是看破放下，格物是放下，致知是看破。佛是這樣教人的，孔老夫子也是這樣教人的，孔老夫子跟釋迦牟尼佛沒見過面，沒有往來過，完全相同。所以我學佛之後我就曉得，孔老夫子如果當年生在印度，印度人稱他作佛陀；釋迦牟尼佛如果當時生在中國

，中國人稱他聖人，這個聖人跟佛陀是同一個等級的，非常重要。

但是看破、放下，哪一個在先，哪個在後？各人根性不一樣，煩惱障重的人從放下下手，所知障重的人從看破下手，不一樣。這就兩種人，一種是很聰明伶俐的，妄想雜念很多的，那個要放下，恢復清淨心。所知障，學的東西很多，看得很多，懂得很多，知見很多，他要從看破，要從這裡下手，看破之後放下；煩惱障的是，煩惱放下之後就會看破。聖教理念方法完全相同。

章嘉大師我跟他見面是一個星期一次，禮拜天。我跟他三年，我跟他那一年六十五歲，他六十八歲過世，三年，跟他三年。非常難得，言語很少，有力量，有分寸，真正修行人。在台灣那個時候，有人說他是政治和尚。他告訴我，政治是不得已，聘請做顧問，總統府顧問，他能不接受嗎？不能不接受，好像他有好幾個頭銜。他說最重要的還是念佛，他持咒，教我們念佛。他持咒好像是沒有中斷的時候，跟你談話，話完了之後他口就在動，不出聲音，叫默念。二十四小時，你看他，他都在念佛，心地清淨。西藏人穿的服裝很厚，尤其是夏天，大袍子一件一件身上，有人問他，說活佛，你熱不熱？他告訴是「心靜自然涼」。他心地清淨，這個我們能看得出來。

老師，實在講應該都會看相，見人多！看到我們這個年輕人想學，沒有福報，而且還短命。這都看得出來的。教我學釋迦牟尼佛，第一部書教我看《釋迦方志》、《釋迦譜》。這個本子當年在台灣買不到，《大藏經》裡頭有，所以我們到寺廟裡去借經書來抄。好在這兩份東西分量不太大。看了這個之後，認識釋迦牟尼佛。他說：你要學佛，你不認識釋迦牟尼佛，你會走錯路、走彎路、走邪路。怕走錯，他說你先要認識，認識佛。

這兩部書看完之後，才曉得釋迦牟尼佛一生搞教育，跟我們一

般講的宗教不一樣，他把教學擺在第一。以後我們深入之後了解，他教學，先參學。他十九歲出家，離開家庭；印度當時是世界上宗教之國，也是哲學發達到高峰的時候，他那個時代。所有宗教他都去學過，所有的學派他也去學過，學了之後認為不能解決問題，什麼問題？生死問題，這個問題不能解決，六道輪迴的問題不能解決，放棄了。所以他的表現，表演給我們看的，代表一個知識分子，喜歡讀書好學，這樣的一個身分。

怎麼辦？他學了十二年，十九歲到三十歲，放棄了，不學了，去修定。三十歲修定，在畢鉢羅樹下入定，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，所謂是夜睹明星，大徹大悟。這個大悟之後他就到鹿野苑，以前他出家的時候，他父親不放心，派了五個人陪他，那個是陪同他的。他就把五個人找來，把自己覺悟之後向他們講解，其中憍陳如證阿羅漢果。所以從這個之後，先教小學，辦小學，十二年；再提升講方等，等於中學，八年；再向上提升，等於辦大學，講般若，二十二年；最後八年講《法華》、《涅槃》，等於研究所，他是一路上去的。這些宗教祈禱儀式，都是以後祖師大德們自己編的，他在世的時候沒有，只有一個三皈依，一個迴向。

所以章嘉大師指我這條路，我就走這條路。這條路好難走！大家都不學了，你學的時候是異端，把我看成異端。尤其李炳南老居士的學生，沒有人不反對的，所以在台灣出家不能住寺廟，哪個寺廟都不收，非常困難。韓館長打抱不平，這一家人，東北人有義氣，讓我到她家裡去住。我把她們夫妻兩個帶到台中見李老師，把當時情形跟李老師報告。李老師同意，說可以。我在她家住十七年，才有一個圖書館。她護持三十年，功德無量，沒有她護持，我那個時候就還俗了，要不然就趕經懺去，這個是我們不願意做的。

所以這是一個老師。明天我跟諸位報告，我親近李老師，三個

條件。三個條件不接受，不收。三個條件接受，你留在我這裡，我願意接收，你到這邊來。三個條件很苛刻。